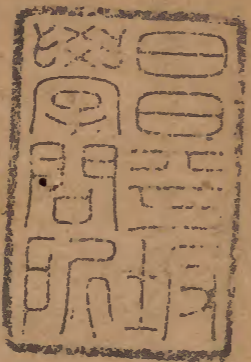


大藏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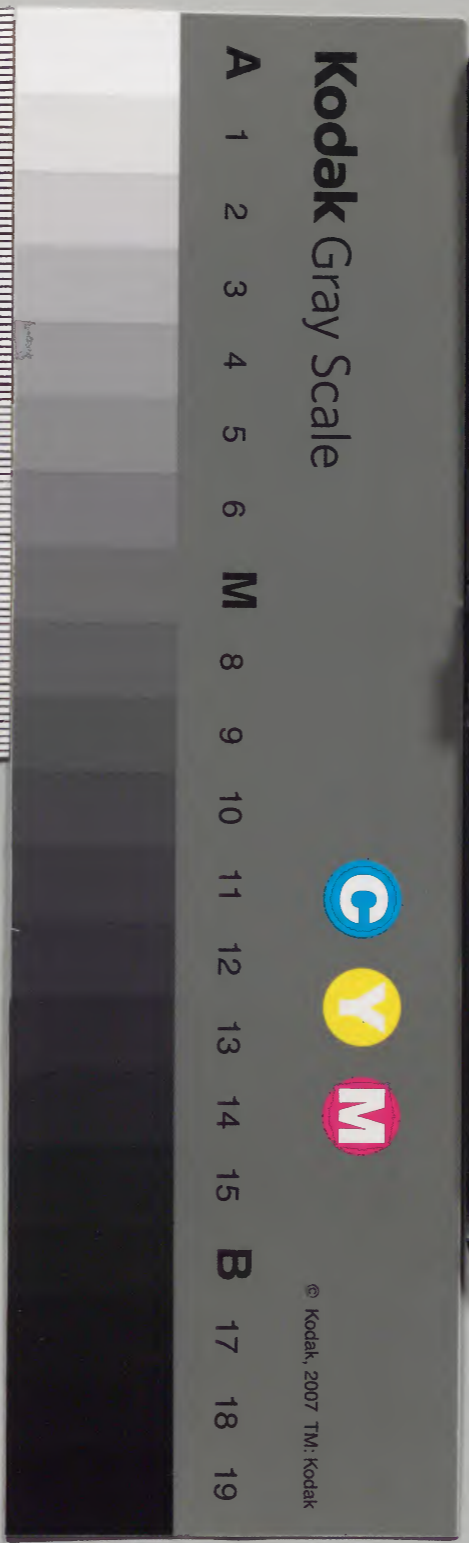
九之十



漢書門				
三	三	二	一	三
二	四	三	四	一
一	五	三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二	三	書	
函	二		
二	五		
加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23
冊數	5 (5)
函號	311 15



大藏一覽卷第九

寧德優婆塞陳實謹編

後集

第八門四十九年苦口末後一笑收功

九品因緣三百五十九則

教相品第五十三 持誦品第五十三

唐梵品第五十二

教相品第五十二

世尊七日作思惟。大林三勤而請說

釋迦譜云如來善提樹下成等王竟於七日中思惟我
所得法甚深微妙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眾生愚癡
邪見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我今若為轉法輪

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當墮惡道我寧默然
入般涅槃爾時大梵天生禮是圍繞白言世尊之住生
死捨於國城妻子頭目髓腦為求法故今日法海已滿
法幢已立開導正時云何涅槃三請說法彩字焉

○摠十二部修多羅。別分三藏經律論

涅槃云佛說十二部經謂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
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日多加闍陀伽陀佛略阿
陀
磨優波提舍何等名修多羅經從知是我問至
喜奉行何等名祇夜經如佛為衆說契經竟復有衆生
後至佛因本經以偈頌曰何等名受記經如來說時
諸天人受佛記前何寺名伽陀經除修多羅及諸戒德

具節有說四句之偈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說
是諸佛教何等名優陀那經佛從定起无問自說何等
名尼陀那經知其本末因緣而說偈言何等名阿波陀
那經如戒律中所說譬喻何等名伊帝日多加經如佛
所說名曰戒經何等名闍陀伽經說佛因地修諸若行
何等名毗佛略經大棄方等其義廣大何等名未曾有
經說佛初生能行七步至入天廟令像起禮何等名優
波提舍經分別廣說辯共相貌一字函○阿毗曇論問修
多羅毗尼阿毗曇三藏有何差別答曰或有說者无有
差別所以者何皆從一智海說故復有說者亦有差別
為分別心名修多羅為分別戒名為毗尼為分別慧名

阿毗曇復次為初入法名修多羅已入法中為受持戒
名曰毗尼已受戒者為令正解名阿毗曇。問曰迦旃
延尊者以何因緣造作此經答曰饒益他故若是受持
通利憶念所有煩惱及諸惡作不現在前以此勤修能
入法相譬如有人欲饒益他於黑闇中然大燈明為有
目者見種種色尊者亦爾佛亦如是為饒益他說十二
部經所以者何若是衆生雖有內因無外緣者終不能
修勝進之行若遇外緣則能修行譬如闇室有種種物
若无燈照終不可見有燈則見衆生亦然雖有內因若
無外緣終不能修勝進之行若遇外緣則能修習佛即
說偈曰

譬如闇室中

雖有種種物

若无燈明照

有目不能見

若人雖有智

不從他聞法

是人終不能

分別善惡義

京字函 第一卷

○藏師初判作五乘。長者復分為十教

合論云唐藏法師立五乘教一小乘教聲聞緣覺之學
二大乘始教三終教始終二教並隨地位漸次修成俱
為漸教四頓教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不從地位漸次
而說五圓教真俗互融具足圓滿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無礙法門。長者立十教。第一時說小乘有教者為
諸九夫繫着世法以為實有隨於色塵作諸不善以不
善故墮於惡趣還將有法變勤彼心以戒防護制諸不

善故名有教。第二時說般若破有明空教者既說小乘實有戒其身口意業令住善法方說法空破彼繫着漸向法身。第三時說解深蜜經為和會空有教者令彼空有不滯一邊為不空不有教以二乘人滅識證寂住寂無知為回彼故寄說阿陀那識為第九純淨識如五六七八等識常依九識以為依止九愚不了妄執為我如水瀑流不離水躰諸波浪等以水為依五六七八識常以淨識為依何故安立九識為淨識者為二乘人久在生死業種六七八識有怖畏故恐彼難信方便於生死種外別立淨識使令悲智漸漸得生達識成智。第四時說楞伽經明假即真教者直為大乘根堪之者

預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為如來藏識明與無明其性不二此教雖說無明業種成智猶希出俗未現同躰也。第五時說維摩經即俗恒真教者破前四種教中盡聞菩薩染淨未融常忻出俗即以淨名俗士明即俗常真使三乘眾淨相心亡出俗入躰平等无礙方明實德也。第六時說法華經引權歸實教者為羅漢隨空會寂緣竟會十二緣生法皆无躰性如是二人皆心識滅三界業滅智慈不生又有折法明空以空破惑樂生淨土及留惑潤生菩薩並不了一切眾生无明諸惑皆從一切如來根本智性之所生所以見有淨土穢土自佛他佛若忻若厭不稱真理引此三根令歸本智故。第七說

涅槃經時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教者以前三乘慢不信
故不得成佛此明一切有情皆有佛性與佛无異捨權
就實相盡見性之門。第八說華嚴經時於刹那際通
攝三世圓融教者性智本无時故法界躰无礙故如圓
珠无方如明鏡頰照該括始終一際圓滿無成无壞无
出无沒常轉法輪。第九共不共教者說大乘經入天
三乘雖是同聞得益各別如声聞在華嚴會上若盲若
聾是名共不共教。第十不共共教者華嚴經中十方
雲集諸來菩薩方來雖異共會說法是名不共共教
如是辨明教相殊使始學之流知其權實也。第三卷
○但原觀色之一法。隨機立教有多般。

宗鏡云故知立教皆為對機機宜不同教分多種且如
觀色一法五教證入不同。初小乘見是實色不說性
空。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无自性即空无所有
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无礙以真空不守自性隨緣
成色即是幻色虛相无躰是故色即空而常泯空即色
而常存要由自尽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空乃是真空
舉躰互融无有障礙如水入波。頓教一色法无非真
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更无別法而可顯說水
波雙絕。圓教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在一塊圓
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在隨智取用何以故隨
舉一門無不顯現古德云皆本一心而貫諸法。第七卷

○醫王用藥分三品○如來逗教亦復然

又云譬如上醫以非藥為藥中醫以藥為藥下醫藥成非藥且非藥為藥者如云無有一物不是乎藥攬草皆成如行非道而通佛道即煩惱而成菩提以藥為藥者即應病與藥隨手痊愈附子治風橘皮消氣之類如觀根授法思覺多者修數息觀媯欲多者修不淨觀之類藥為非藥者不識病源又增其疾如說法者不逼其機則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當字函第三卷

○因其中道以辭遙○遂設化城令暫息

法華經云佛告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眾生之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是入生關則便信受譬如五百由旬險惡之處有一導師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欲過此難至珍寶處所將人眾中道懈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前路猶遠今欲退還道師愍彼捨大珍寶以方便力於險道中化作一城告眾人言汝莫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是時疲極之眾心大歡喜前入化城生安穩想尔時導師知此人眾既得止息無復疲倦而滅化城語眾人言宝所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如來導師亦復如是知諸生死惡道懸遠若諸眾生聞一乘者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怯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若眾生住於二地如來即便為說汝等

所作未辨汝所住地近於佛慧應當籌量所得涅槃未
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方便說三
卷三 要集云昔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彼有美水王勅
日日送水村人疲若悉欲逃移村主語之汝等莫去我
當為汝白王改五由旬作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
即往白王王為改之作三由旬眾人聞已便大歡喜世
間之人修行正法度於五道向涅槃城心生疲倦便欲
捨離如來法王有方便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之
人聞之歡喜以為易行進德求度如彼村人亦復如是
張字函
第二卷

○說諸法相分三種○依他遍計與圓成

瑜伽論云如來說諸法相略有三種一者遍計所執相
謂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二
者依他起相謂一切法緣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謂無明緣行乃至招集純大若蘊三者諸法圓
成相謂一切法平等真如漸漸修集乃至菩提方證圓
滿如眩翳人眼有翳病遍計執相當知亦尔如眩翳人
青黃等相差別現前依他起相當知亦尔如淨眼人離
眩翳患本性所行無乱境界圓成實相當知亦尔
○語默視瞬皆為說○見聞知覺豈非聽
緣字函
第六卷

宗鏡云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如雲臺宝網盡演妙音毛
孔光明皆能說法香積世界飡香飯而三昧顯極樂國

士聽風柯而正念成然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既
語默視瞬皆說則聞見覺知盡聽苟能得法契神何必
要言言說如琴中傳意於秦王脫荆軻之手用如調文
君之女終獲隨車帝釋有法樂之臣馬鳴有和蒸之技
皆絲竹傳心也目擊道存者莊子云夫子欲見温伯雪
子久而不見及見寂无一言及出子路怪而問曰夫子
欲見温伯雪子久矣何以寂无一言子曰若斯人者目
擊而道存亦不可以容聲者矣若雲臺若寶網若毛孔
若光明皆能說法者華嚴經中可見第卅卷

○善哉若有聞法人○由斯無一不成佛

宗鏡舉法華經偈云若有聞法者无一不成佛昔泥胎

聞法而生天故事見十善品既象聽經而後惡故事見雜緣品比信

受而獲果女人思惟而悟空故事見禪定品○富字函第六卷

○或因惡境接眾生○譬若蓮花開烈日

大乘論云有時菩薩正居王位或現種種逼惱眾生是
以安立於戒律中○釋曰眾生有二種或宜歡喜教化
譬如拘物頭花因涼月開敷或宜逼惱教化譬如蓮花
因烈日開敷菩薩亦尔如那羅王及善財童子或現可
愛事或現可畏事安立眾生於善處第卅卷

○然佛從來平等法○接物何嘗貴賤分

大注嚴論云佛難波斯匿王分別出家貴賤我不以為
貴選擇王賢等亦度下賤優波離等我不齊為大富長

者須達多等亦度貧賤須賴多等我不齊為大智舍利
弗亦為鈍根周離繫特等我不齊為少欲知足摩訶迦
葉亦為多欲婆難陀等我不齊為耆舊宿德優樓頻螺
迦葉亦為幼稚須陀耶等我不齊為憍慢婆迦賴等亦
為極惡鴛拙摩羅我不齊為多智男子而為說法亦為
淺智女人而為說法佛告波斯匿王若娶婦嫁女應擇
種性此佛法中唯觀宿世善惡因緣不擇種姓唯觀信
施不觀珍寶索戒清淨偈曰

佛法無偏黨 平等示正道 為一切眾生

作安隱正路 譬如大市中 示買一切物

我法市亦尔 不擇其種姓君字函 第七卷

○豈是文殊不知者。俯為眾生故問之。

涅槃經云佛者文殊譬如輪寶上下回轉如來說法亦
復如是能令下趣諸惡眾生上生人天乃至佛道是故
汝今不應讚言如來於此更轉法輪文殊白佛我於此
義非為不知所以問者為欲利益諸眾生故第一卷 第三卷

○若受如來所說法。甘投火聚願求聞。

華嚴經云菩薩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無憊惜不見有
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之人生難遭想是故菩薩
於內外財為求佛法悉能捨施无有恭敬而不能行无
有憍慢而不能捨无有承事而不能作无有勤苦而不
能受若聞一句未曾聞法生大歡喜勝得轉輪王位若

得一偈未曾聞法能淨菩薩行勝得帝釋梵王位住無
量劫若有人言我有一句佛所說法能淨菩薩行汝今
若能入大火坑受極大苦當以相與菩薩爾時作如是
念我以一句佛所說法淨菩薩行故假使三千大千世
界大火滿中尚欲從於梵天之上投身而下况小火坑
而不能入然我今者為求佛法應受一切地獄眾苦何
況人中諸小苦惱菩薩如是求於佛法如其所聞觀察
修行非但口言而可清淨賢字函第五卷

○聽法之人不宗敬○如斯之輩莫與談

菩薩戒經云在鳥處已身處下不應說法除為病患心
不信者不應為說不厭生死者不應為說人在已前人

禪頭者求過失者不應為說何以故諸佛菩薩恭敬法
故若說法者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宗敬至心聽受
不生輕慢是名清淨說賢字函第三卷

○按教明心指標月○由文見義色因燈

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
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楞
伽經云佛告大慧善於語義知語與義不一不異義之
與語亦復如是若義異語則不應因語而顯於義而因
語見義如燈照色大慧譬如有人持燈照物知物如是
在如是處菩薩亦尔因語言燈入離言說自證境界四第

四第

○燈雖顯色見由眼○眼非見性乃由心

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諸盲无眼唯觀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為无有別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羣盲二黑校量曾無有異阿難若无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若燈見者燈能有見又則燈觀何關汝事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第
一
卷

○依趣於義不依文○依趣於智不依識

寶積經云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於四依趣善能

具足所謂依趣於義不依趣文依趣於智不依趣識依趣於了義經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趣者云何名為依趣於義不依文所言文者謂世間法傳習文詞所言義者謂通達出世間法乃至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声教皆名為文諸離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為義云何依趣於智不依識謂善巧了知諸有言教數取趣義是名為識此不應依諸有言教如法性義即是於智此應依趣云何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了義經若諸經中說世俗諦名不了義說勝義諦名為了義乃至經中所說厭背生死欣樂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无差别是名了義云何依趣

於法不依趣數取者若有依止數取之見諸所緣法如是之相名數取者如來依世俗諦為衆生說若有衆生於此言教起於執着如是等類不應依趣何以故如來欲令於彼正依趣故說如是法汝等依趣諸法實性無宜依趣彼數取者何等是為諸法實性謂無有變異無有增益無作無不住无根本如是之相是名法性

宮字函
第二卷

○攝心歸一魔无便○如龜藏六狗難傷

宗鏡舉禪門中云不怕念起唯慮覺遲又云瞥起是病不續是藥是以初心攝念為先是入道之階漸昔佛在世有一道人在河边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目

色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啣龜龜縮頭尾反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啣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乃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即說偈言○藏如六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

神字函
第八卷

○四相人我壽衆生○四病作止并任滅附理
金剛經云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

薩助深記注云我相謂於自身不計為我故人相不計
我轉趣餘趣為人故眾生相不計我盛衰苦樂為眾生
故壽者相不計我一報命根不斷為壽者故今菩薩既
亡四相已達身空即除我執。又有注云無我者則無
色受想行識之見也無人者了四大不實終歸地水火
風也無眾生者則無生滅心也無壽者則我身本空
寧有壽者四相既空法眼明矣。○圓覺經云彼善知
識所證妙法應離四病一者作病有作是言我於本心
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為病二
者任病有作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涅槃
生死无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

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三者止病有作是言我今自心
求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
止合故說名為病四者滅病有作是言我今永斷一切
煩惱身心畢竟空无所有何况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
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說名為病悉當離之
○又云理事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
生死若捨貪欲先除事障未斷理障但能悟入声聞緣
竟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欲沈如來大圓覺海先當發願
勤斷二障二障已伏即能悟入菩薩境界若二障已永
斷滅即入如來微妙圓覺
○有為無為善巧修。有餘無餘涅槃界

般若經云菩薩於一切法遍攝有為無為應修善巧云
何名有為謂妙善身語意行是名有為云何無為即以
如是妙善身語意行回向於善伐若此云一是名無為
又復有為即是積集五到彼岸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靜慮是名有為若由般若波羅蜜多死為智故則五到
彼岸如此妙智及以回向一切智智是名無為善巧三
函○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有二涅槃有餘涅槃
界無餘涅槃界於是滅五下分結不還此世是謂有餘
涅槃界盡有漏成无漏意解脫智慧解脫而自遊戲生
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實知之是謂
無餘涅槃界闌字函宗鏡舉思益經云諸佛出世不為

令眾生出生死入涅槃但是度生死涅槃之二見闌字

○善財能發菩提心○彌勒稱揚佛種子

華嚴經云彌勒菩薩指善財童子告大眾言此長者子
曩於福城受文殊教展轉經由諸善知識已然後來至
我所發心救護一切眾生為四流漂汨者造大法船為
被見泥沒溺者立大法橋為彼癡暗昏迷者然大智燈
為行生死曠野者開示聖道為嬰煩惱重病者調和法
藥為遭生老死苦者飲以甘露為入貪恚癡火者沃以
定水近惡友者示其善友樂凡法者誨以聖法着生死
者令趣智城此長者子恒以此行救護眾生發菩提心
未嘗休息善男子餘諸菩薩經無量劫乃能滿足菩薩

願行乃能親近諸佛善提此長者子於一生內具足成
就善男子善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善
提心者猶如良田能長衆生白淨法故善提心者猶如
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善提心者猶如淨水能洗一
切煩惱垢故善提心者猶如大風普於世間无所礙故
善提心者猶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善提心者猶
如帝王一切願中得自在故善提心者猶如虛空諸妙
功德廣无边故善提心者猶如蓮花不染一切世間法
故善提心者如如意珠周給諸貧乏故善提心者如功
德餅滿足一切衆生心故善提心者如那羅延能摧一
切我見敵故善提心者如勇將幢能伏一切諸魔軍故

善提心者猶如湧泉生智惠水无窮尽故善提心者則
為所歸不拒一切來者故善提心者則為義利能除一
切衰惱事故善提心者則為妙宝能令一切心歡喜故
善提心者如大施會充滿一切衆生心故善提心者如
佛支提一切世間應供養故善男子善提心者成就如
是無量功德舉要言之三世如來從善提心而出生故
善男子如人學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菩薩摩訶薩亦
復如是先當安住善提之心然後修行一切佛法善男
子如人護身先護命根菩薩摩訶薩護持佛法亦當先
護善提之心善男子譬如有人命根若斷不能利益父
母宗親菩薩摩訶薩捨善提心不能利益一切衆生不

能成就諸佛功德善男子譬如王子雖於臣佐之中未
得自在已具王相不與一切諸臣佐等以生處尊勝故
菩薩摩訶薩雖於一切業煩惱中未得自在然已具足
菩提之相不與一切二乘齊等以種性第一故善男子
譬如金剛雖破不全一切眾寶猶不能及菩提心金剛
雖復志劣少有虧損猶勝一切二乘功德善男子譬如
金剛非九人之所得菩提心金剛非劣意眾生之所能
得善男子譬如金剛不識寶人不知其能不得其用菩
提心金剛不知法人不了其能不得其用善男子譬如
金剛餘不能持唯金剛之所能持菩提之心声聞緣覺
皆不能持唯趣薩婆若者善男子若有眾生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則獲如是勝功德法臣字函卷八又
善財參彌伽大士白言我已先發菩提心而未知云何
孝善薩行彌伽遽即下座於善財前散花作禮讚言善
哉能發菩提心者則為不斷一切障礙則為成熟一切
眾生乃至則為一切天龍禮敬如是讚已還昇本座為
善財說法首字函第三卷

○法界觀通大千卷○六相義圓无量門

法界觀云華嚴大教治傳難明杜順和尚文殊應身以
自智見華嚴一真法以總該万有即是一心其中諸佛
眾生若國土若莊嚴義境无量於无量境集其義類摠
萃色空理事為例束為二重觀門一曰真空法界二曰

理事无礙三曰周徧含容若達此三門則法界重重縱橫達矣第一真空觀理法界也原其實非但本心今復開四句。一會色歸空以色等本是真如二名空即色是三

無寄即空觀一切法皆不可不可亦不可也絕無寄非言

第二理事无礙觀觀能觀空色無礙是前情計以成真

第一理事无礙觀觀能觀空色無礙是前情計以成真

第三周徧含容觀理事无礙交參自在一理如事門盡相无

非事門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妄異故

門全水之波非水以動義非濕故

第三周徧含容觀理事无礙交參自在一理如事門盡相无

不盡理性不現真二事如理門謂諸事法與理非異如一微
實性全在三事含理門謂諸事法與理非異如一微
而能含攝四通局无礙門謂諸事法與理非異如一微
先邊法界一切塵內由非異即非一故全偏十方五廣陞
而不動一位即遠即近即偏即往无障无礙
無礙門謂事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不礙六徧容无礙門此
一塵望於一切由博徧義即是一燈即十鏡互又如一鏡徧
四維上下各安一鏡中安一燈即十鏡互又如一鏡徧
九鏡時即容七攝入无礙門謂彼在自一切之內同時无礙如
九鏡在內也七攝入无礙門謂彼在自一切之內同時无礙如
加鏡入彼一鏡中時即攝彼一鏡還入能入九鏡之內
同云无礙八交涉无礙門謂一法望一切有一攝一切
一入一切如東鏡為所攝一切攝一切攝一切入一切
之釋之一攝一一入一如東鏡攝彼西鏡入我東鏡中

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但言不頓彰故假前九相
在无礙門謂一切彼同時攝入今則欲入彼時必別攝餘
法帶之將入彼中發起重攝一八一帶之將入西鏡之
重无尽之勢也亦有四句攝一八一帶之將入西鏡之
中即東鏡為能攝能入南鏡為所攝西鏡攝一切入一
為所入此即釋如攝文殊入普賢中也攝一切入一
如東鏡攝餘入鏡帶之將入西鏡中則一佛攝一切佛一
能入八鏡為所攝西鏡為所入也則一佛攝一切佛一
一切眾生帶之同攝一入一切將入八鏡中則一佛攝一切佛一
一切此明諸法互相攝入時圓滿重重无尽也但入
先後也即諸佛菩薩六道眾生不有即已有多之燈无
一刹那中便徹過現未來十方一切九聖中也十溥融
无礙門謂四句圓月顯現行境界无障无礙深恩之
長者合論歡喜地中六相義
此一字中有六相一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若善見

首惣別

者得智无礙惣持門於諸法不滯有无斷
常等障可以離情照之可見此六字義闕
一即理智不圓是初歡喜地中觀通世間

一切法門故此六字有三對法一惣別一對二同異一
對三成壞一對惣不相離不可廢一留一亦不可双立
双捨惣是断常生滅今以人類之餘可唯知。謂如一
切衆生名為惣相愚智區分名為別相皆同佛智名為
同相隨報業異名為異相作業受報名為成相必无所
依名為壞相。又如人身具足名為惣相手足眼耳名
為別相一空无躰名為同相應用有殊名為異相共成
一身名為成相无躰无相名為壞相五卷。又宗鏡云

譬如一舍是惣相椽等是別相椽等諸緣和同作舍

名同相椽等相望一一不同故名異相椽等相成故名

成相椽等自法本不作故故名壞相第六卷

。但了人空與法空。便達此岸為彼岸

金剛經頌人法俱名執了即二無為菩薩能齊證聲聞

緣一非所知煩惱盡空中无所依常能作此觀得聖定

無疑。宗鏡云祖佛大意唯說二空證會一心如世尊

言一切法无我云何一切法所謂心法云何二无我所

謂人无我法无我若一切衆生但得人法俱空知一切

法即心自性復更有何異法而敷演乎第五卷。阿含

經云何此岸云何彼岸謂此岸者身邪是彼岸者身邪

滅是斯字函第六字函○又云佛告婆羅門邪見者非彼岸正見者是彼岸川字函第八卷

○當知實性非空有○未偶斯文墮斷常

宗鏡云真實之性非一非異非有非空此宗鏡與首自在圓融謂欲一則一欲異則異欲存即存欲泯便泯異不礙一泯不礙存方為自在常一常異常存常泯名為圓融又如弄珠鈴之者其珠不在空中不落地上不在手裏既不住三處亦不住一處然不住空中即喻不住空觀不落地上即喻不住假觀不在手裏即喻不住中觀既不住三亦不成一則非一非三而三而一斯為妙矣偶斯首所有具聞

布專字函第八卷

○若是真心無滯如同水性善炎涼

宗鏡云皆同一性所謂正性良以心境同一性故是以真心不守自性舉躬隨緣成諸善法性即躰也以諸法唯心所現各無自躰虛影相依下決定性以無性故能隨異緣成立一切若有定性猶如金石各有堅性不可令易今此無性猶如於水遇冷成冰逢火便煖故中論偈云集若有定性先來所不斷於今云何斷道若有定性先來所不修於今云何修故知若有定性一切諸法皆悉不成若無定性一切皆成若眾生各各有性自躰不移則永作眾生無因成佛修淨函第四卷

○性空無而且不無○緣會有而終非有

又云萬法從緣無自躰耳躰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
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
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則性空故
言非有空則緣會故曰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
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
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不是非有非無既非有無又
非非有非非無也如是則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
滅也如是則名躰既空言思自絕可謂萬機泯跡獨朗
其心矣。真諦性空之理空而不空俗諦幻有之事有
而不有不有之有不礙空不空之空空不絕有彼此
無寄逝互相成若心內定一法是有即隨常若心外缺

一法是無即沉斷俱成見網不入圓宗

後字函 第二卷

○心滅諸法以皆滅。心生萬境以從生

又云問若心滅者云何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言滅答實
然今言滅者但心相滅非心躰滅如水因風而有動相
以風滅故動相即滅非水躰滅既水躰不滅所以動相
相續釋曰種種心境皆由無明薰習力起然依因緣
因是不覺緣是妄境者只謂不覺自心妄生外境故知
境無自性從心而生和合而起故云心生即法生因滅
則緣滅矣以水躰不滅動相相續者此况真心自躰非
動非止因无明風起生死動搖若妄風息時心之動相
即滅非心躰滅以心躰是所依萬法是能依若無所依

能依非有故知一心之躰為群有之依猶如太虛作萬象之躰躰字函三卷。又舉昔東國元曉義相二法師同來唐國尋師遇夜宿荒止於塚內元曉法師因渴思漿見一泓水掬飲甚美及至天明觀是死尸之汁心惡吐之豁然大悟乃曰我聞佛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故知美惡在我實非水乎後字函第一卷

凡一切法皆佛法。○揔萬行門一心門。

問如何是一切法皆是佛法。答一切法唯心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如孝人閻忠國師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殺害還是佛法不吞一切施為皆是佛智之用如人用火香臭不嫌亦如其水淨穢非汙以表佛智也是知火無

分別蘭艾俱焚水同上德方圓任器所以文殊執劍於瞿曇鴛掘持刀於釋氏豈非佛事乎若心外見法而生分別直饒廣作勝妙之事亦非究竟後字函三卷。夫一心者萬事之揔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車字函第七卷。問法門無量何故偏讚一心。答此是起惑之初發真之始故經云心作天堂心作地獄但了一心萬法皆寂如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見我若欲見旃檀世界金剛光明如來乃至十方如來悉皆即見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身亦不往詣於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

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及以已心悉皆如響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修諸佛法乃至成佛悉由自心駕字函第二卷

○了知法法皆平等○自然物物非短長

又云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故知但了法法皆如自然平等則青松綠蕙不見短長鵬翥蛸飛自忘大小如肇論率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乃至

經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莊子南華經云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以明境智雖異而同不待同而後同也若能如上了達同異二門或諸佛出世不出世衆生可度不可度乃至有死高下皆絕疑矣富字函第三卷

○無量劫時彈指頃○十方世界一毛中

問悟此心宗修行之人得圓滿普賢行不答一切理智無边行願皆不出普賢一毛孔若實入華嚴境界乃至凡聖之身一一毛孔皆能圓滿普賢之行如海幢比丘入于三昧從其身分出十法界身雲又如善見比丘一

念之中一切世界皆悉現前又如喜目觀察衆生夜神
一一毛孔出无量種变化身雲又如普賢一一身分一
一毛孔悉有三千大千世界風輪地水火輪江海山林
村落城邑地獄鬼畜色欲等界晝夜年劫諸佛出世菩
薩衆會如是等事悉皆明見如見此界十方世界悉如
是見如見現見十方世界前後際十方世界亦如是
見各各差別不相雜亂如說海幢身分之上善見一念
之中普賢毛孔之內尽十方方法界虛空界所有一切凡
聖境界淨穢国土靡所不現无法不含如卷大海之波
瀾收歸一滴撮十方之刹土指在一塵車字函○又云
須弥納芥子而无增減亦不迫近此義難解有師言神

力能尔有師言小無小相大無大相故得入也今謂小
是大小是大是自性大小不得相入也如華嚴云一微
塵中大千經卷今觀衆生一念无明心即是如來心若
見此心則能以須弥入芥子无相妨也

○玄珠有意定難求○罔象无心而乃得

又云法无動念不可以有念求又非无念不可以无心
得應可玄會耳如赤水求於玄珠罔象而得之故云藏
於身不藏於川在於心不在乎水故庄子云黃帝遊於
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還崑遺其玄珠使智索之
而不得使离娄索之而不得乃因罔象得之夫真不可
以定求故无心以得之如弄珠吟云罔象无心却得珠

能見能聞是虛為然雖不落於見聞又且非死無身知
第七卷○又問死心者為當為心是死心即心得死心
答即心得死心問即心是有心大何得死心云不壞心
相而無分別問豈不辨知也答即辨知死能所是死心
也豈渾無用始是死心譬如明鏡照物豈有心耶當知
一切眾生恒自死心心本本來常寂寂而常用用而常
寂隨境鑒辨皆是實性自尔非是有心方始用也如馬字函
○又奉寶藏論云離者死身微者死心死身故大身死
心故大心大心故則智周万物大身故則應備死窮是
以執身為身者則失其大應執心為心者則失其大智
故千經萬論莫不說離身心破彼執着乃入真實譬如

妙臂所問經云行人持誦不獲成就者譬如種子因地
因時風雨不愆澆潤無失乃可生芽以至成熟或種子
不以其時不植於地使彼芽莖無由得生何況枝葉及
果實耶持誦行人若不依法又不清淨於諸供養曾無
虔潔於其所誦真言文字或有闕剩至於呼吸訛謬不
正是以悉地而不現前不獲成就亦復如是第八字函
○因甚言教益非益○良為眾生勤不勤
準嚴經云文殊師利問勤首菩薩言佛教是一眾生得
見云何不即悉漸諸煩惱縛而得出離或有利益或無
利益勤首以偈答曰○若欲求除滅無量諸過惡當於
佛法中勇猛常精進如鑽燧求火未出而數息火勢墮

止滅懈怠者亦然。復問法首菩薩言如佛所說若有
眾生受持正法能斷煩惱何故受持而不斷者法首頌
答。如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

平字函
第三卷

○佛法豈非無果證。善根成熟在他生

智度論云若佛法得今世果何故諸佛弟子有無得者
答曰行者能如佛所說次第修行無不得報如疾病人
隨良醫教將和治法病無不若若不隨佛教不次第行
破戒亂心故無所得非法不良也復次諸昧得道今世
雖不得涅槃後世得受福樂若速若遲當得涅槃終不

虛也第二卷

○法不受人忘記報。業消誦經顯明心

佛說勳勳經云朱利槃特奉遺經二十四年得五言解
何以故宿見五百佛悉通眾典閑藏經道不肯教人後
病二十四日臨死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
何況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無字函。又阿含經云佛
弟子朱利槃特世尊使執掃箒汝誦此字是時槃特若
誦得掃便忘於箒若誦得箒復忘於掃誦經數日以此
掃箒復名除垢槃特作念何者是除何者是垢垢者灰
上瓦石也除者清淨也世尊以此教我我今思惟此義
我身亦有塵垢我自作喻縛結是垢智慧是除我今可

以智慧之慧掃此結縛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證阿羅漢斯字函第一卷

○慙愧螺蚌尚知經○可憫最靈蹉過佛

真歇禪師跋金剛經驗云昔王待制舩自漢江為風浪
擊作危急之甚遂將平日所誦金剛經投於水中而風
息浪靜後至鎮江見舟尾百步外似有一物出入無時
使漁者取之即無數螺蚌團成一毬剖之外濕而內乾
視之乃昨所投金剛經毫髮無所損嘆曰且漢水會于
九江至南徐動數千里窮古逮今舟舩往來不可數計
然未聞有持是經自彼而至此者螺蚌一見而不捨其
為名耶利耶財耶色耶將必求於脫輪回生死也嗚呼

教悟斯則有功之功功歸生滅若先悟而後修此乃照
功之功功不虛棄若具智眼之人豈得妄生叨濫况似
明目之者終不墜於溝坑古人云一生可辨豈虛言哉
後字函第三卷

持誦品第五十三二十八則

○為何言教戒休看○祇恐牛皮遭覷破

宗鏡問若欲明宗只合純提祖意何用兼引諸佛菩薩
言教以為指南故宗明中云借蝦為眼無自己分只成
文字聖人不入祖位答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
不詳佛語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護初心或若因詮得
旨不作心境對治直了佛心又有何過只如藥山和尚

一生看涅槃經手不釋卷時有孝人問和尚尋常不許
學人看教和尚為什麼自看師云只為遮眼問學人還
看得不師云汝若看牛皮也須穿且如西天第一祖師
是釋迦牟尼佛首傳摩訶迦葉為初祖次第相傳迨至
此土六祖皆是佛弟子今引本師之語訓示弟子今因
言薦道見法知宗不外馳求親門佛意得旨即入祖位
誰論頓漸之門見性現證圓通豈標前後之位若如是
者何有相違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乃至馬大
師忠國師等並博通經論圓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誠
證終不出自曾臆妄有指陳是以綿歷歲華真風不墜
以聖言為定量邪偽難移用至教為指南依憑有據故

圭峯云諸宗始祖即是釋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
心口必不相違達磨過來以楞伽經印眾生心楞伽云
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心為宗者即心即佛無門為
法門者達本性空性無有相亦無有門時有禪客問曰
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無情之物並是佛心禪
客曰與經大相違也經云離牆壁瓦礫無情之物名為
佛性今云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為
別不別師曰迷人即別悟人不別禪客曰又與經相違
也經云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
別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汝自依語不依義譬如寒月結
冰為水及至暖時釋冰成水眾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

釋心成性汝定執無情之物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
心故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
情之物為在三界內為在三界外為復是心不是心若
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心者又不應言無情
無佛性汝自違經我不違也○若欲研究佛乘般若尋寶
藏一一湏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真心但莫執義上之
文隨語生見直湏深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無師之智
現前天真之道不昧如華嚴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
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故知教有助道之力初心安可暫
忘細詳法利無邊是乃搜揚纂集錄字函
第一卷詳夫看教應驗甚多山筆海墨書亦不盡今且

引金剛華嚴二典數則庶使未聞者聞

○虛空寫處堪逃雨○屋宇俱焚不壞經

益州新繁縣王李村隋時有書生荀氏善王書而不顯
迹嘗於村東空中書金剛般若經乃曰此經擬諸天讀
誦人初不覓後經雷雨書經之地殊無點濕可有文許
村人怪之每雨樵夫牧兒皆逃其中武德中異僧謂鄉
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經諸天於上設寶蓋覆之不可
輕犯自爾周回欄楯以防人畜履踐每至齋日四遠階
來就設佛供常聞天樂耳○唐吳郡陸懷素貞觀二
十年失火屋宇並滅經函乃至標軸亦尽唯金剛經字
如故見聞者莫不加額其異若此

○無常大鬼難親近。力士金剛密護持。

唐王陀因病斷葷血發心念金剛經日日五遍後染瘴疾見群鬼來陀即急念鬼聞皆退遙曰王令追汝且止念經陀即為歇鬼得向前陀乃昏迷欲絕又見一鬼來報念經人王令權放既醒日夜持誦不息乃聞空中曰汝以持經功德壽九十矣竟如其言。○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有野姥工相人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命可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竭誠修行探得金剛般若畢生受持至所厄暮年香湯沐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空中告曰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至之期由般若力得延倍壽藏後出山遇前相者乃大驚曰

沙門誠不可相後壽六十有五於是江左道俗境誦持經。○唐魏恂為監門衛大將軍情持金剛時京師有蔡策者暴亡復蘇云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將護其使者使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遣使再追須臾還報並同冥官曰且罷追恂聞充加精進

○非特救夫淹巨浪。也能援子脫深蕃。

宋衍江淮人為益鐵院書手月產兩千通有押綱者且不識字請衍同去通管簿書月給八千衍謂妻曰我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不令往曰舟路險惡身或驚危利亦何救衍不納而去殆

至其所果遇暴風群船及沒唯行入水捫得粟藁一束
泛之達岸抱藁謝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存歿不捨負
帶而歸行數里宿一孤姥鬻茶之店明旦解藁略曬於
中得一竹筒開之金剛經也姥曰汝妻自汝來後誠寫
是經蓬頭礼念故能救汝行感泣達家見妻媿謝驚問
何知詳告始末楊氏怪之衍曰經爲何記曰寫時執筆
者誤羅漢數字請禪和尚添入以老目昏點劃過濃此
十來日失不知所開驗如說衍嗚咽拜妻轉加精勤礼
誦遂遣人致謝河濱之母詢問此何嘗有人与店乃
神化也數歲相國鄭公綱爲東都留守召衍并妻問於
始末與其男武戢事月給五千因求其經至今爲鄭氏

所尊奉故 ○唐末秦初豐州烽子因陷西蕃自此有
功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因與酪肉悲
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
悵然召帳中語曰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汝馬力者二
匹於某道縱汝歸无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驍俱乏死遂
晝潛夜走爲刺傷足倒於磧中忽風吹物窅窅過其前
輒收裹足竟不復痛試走如故到家見母尚存悲且喜
曰自汝一失我唯念金剛經以祈相見今果其誓因以
取經見斷教幅不曉其由子言磧中傷足母令解看厥
瘡已愈所裹瘡紙正母所失之經殊聖乃爾
○滅於佛法愆深重○存乎功德福非輕

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有人引至閻
羅王所王問一生以來作何福業答云家貧無力可營
功德唯持金剛般若王聞合掌讚言善哉功德甚大即
放還生使人引至南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中三重
鉗鎖喚昌云卿既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欲
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為營功德得出地獄及
出門外見大糞坑有人頭髮上出問引人云此是秦將
白起罪猶未了昌歸得活遂奏其事勅天下為周武帝
轉金剛經設大洪仍入隋史 ○唐開元中勅天下佛
堂小者除拆功德移入大寺不信之徒望風除毀有蔡
州新息令李虛貪酒好殺行事違戾當時非惜佛屋獨

以醉中限嚴而怒故令界内存之雖存亦不為意歲餘
病死復生云閻王未坐先見階前判官乃新息吏也吏
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為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如
之何虛大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存
此功弥天少須引虛見王王索李明府善惡簿讀曰虛
曾殺羊割肉王曰何割他肉虛答有勅拆佛堂毀佛像
獨虛界内存之可折罪不王曰是不更覆福簿在天堂
檢至讀之果有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
畢罪簿出火燒之殆令人送還遂蘇以上九則金剛感應傳

既誦華嚴九冠聖○因遺盪掌蟻生天

永徽年中太白山有兩僧名道祥慧悟祥持涅槃悟授

華嚴忽有居士作禮請一僧齋僧云二人不知請誰居士云請華嚴師悟乃赴請於是居士置悟於衣上坐令其冥目只聞耳颼颼風声少頃放地開目不知到處唯見屋宇嚴麗延悟入堂禮佛纔畢忽五百僧翔空而至悟遂下坐居士語曰此日齋意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時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引悟坐於聖衆之上齋罷居士令一童子送還童子請悟開口飛入口中悟即騰身空中謂祥曰神仙請齋遂獲神通今欲斲之金闕昇空而去。昔有三藏梵僧至京時藏公猶爲童子頂禮三藏請受菩薩戒衆謂三藏曰此童子誦得華嚴兼解其義三藏驚歎曰華嚴一乘是

諸秘藏尚難遭遇况通其義若有人誦得淨行一品已得菩薩淨戒俱足不復更受西域傳記有人轉華嚴經以洗手水滴一蟻子命終生天而况人能受持通義此子後必廣大饒益衆生

○積功可救眉鬚厄○一偈能停地獄酸

天授二年曾州牧宰迎請藏公講釋華嚴因論邪正時有小道士在側歸觀云講師誹毀道尊觀主甚怒領衆來至講所面與愠色口發麤言謂藏公曰但自講經何故論道門事藏曰貧道自講華嚴無他論毀觀主問曰一切諸法悉皆平等耶藏曰諸法亦平等亦不平等觀主又問何法平等何法不平等答曰一切法不出二種

一者真諦二者俗諦若約真諦无此无彼无自无他非
淨非穢一切皆離故平等也若約俗諦有善有惡有尊
有卑有邪有正豈得平等道士詞窮无對猶瞋不解於
如來所生毒害言婦夫經宿明朝洗面眉髮俱落通身
瘡痍方生悔心端敬三宝求哀藏公誓願受持華嚴經
一百遍猶有十遍未畢忽感眉髮重生身瘡頓愈。昔
京師郭神亮死去七日復還云使者追至平等王所問
罪福已送入地獄見一僧云我今救汝地獄之苦教誦
一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性
心造。神亮志心乃誦此偈數遍神亮及同受罪者數
十萬人皆得離苦不入地獄當知此偈能破地獄是非

藏法師云出在華嚴經十行品塵律師歎曰纔聞一偈
脫千萬人苦况受持全部講通深義耶

○威靈可以降天敵。俗眼那能辨聖凡

聖曆中有沙弥名弥伽雖未受具身意清淨專誦華嚴
一日帝釋遣使迎請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使曰帝
與修羅時戰欲求法力加被縱有羅漢未辨斯事唯見
法師專持華嚴可為人天福田所以見迎耳於是受請
閉目俄頃便至天宮延請入殿誦華嚴經坐於宝臺乘
空而行向其敵所修羅軍衆覩此威靈怖竄藕孔之中
帝喜迎師還宮供養施以七珍異宝又白師言若須長
生之藥當以奉上師曰割愛出家求無上道世間珍異

及長生事非所志焉帝擇禮謝曰成菩提時願相救度
遣使送還。上元中洛州牧愛寺有律僧端觀及鄭州
界迫暮投店次有僧至不知其名並房安泊其後來僧
謂主人曰貧道疲餒酒酤三升肉買一斤飲噉迨及律
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恣噉酒肉不知慚愧其僧嘿而
不答少頃索水嗽口端身跂坐緩發梵音誦大方廣佛
華嚴經入如是我聞至寂滅道場其僧口角兩邊俱發
光明透射房舍泊至三更猶聞誦經声声不絕光明轉
熾誦至六帙即歇收光其僧乃卧天明律師涕泣懺過
輕謗聖賢願罪消滅以上六則出華嚴感應傳
○誦持無驗為如何。○種植有虧安可得

妙譬所問經云行人持誦不獲成就者譬如種子因地
因時風雨不愆既潤無失乃可生芽以至成熟或種子
不以其時不植於地使彼芽莖无由得生何況枝葉及
果實耶持誦行人若不依法又不清淨於諸供養曾無
虔潔於其所誦真言文字或有闕剩至於呼吸訛畧不
正是以悉地而不現前不獲成就亦復如是八字函第
二卷經
○因甚言教益非益 良為衆生勤不勤
華嚴經云文殊師利問勤首菩薩言佛教是一衆生得
見云何不即悉斷諸煩惱縛而得出離或有利益或無
利益勤首以偈答曰。若欲求除滅無量諸過惡當於
佛法中勇猛常精進如鑽燧求火未出而數息火勢墮

止滅懈怠者亦然。復問法首菩薩言如佛所說若有
衆生受持正法能斷煩惱何故受持而不斷者法首頌
答。如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脩行多聞亦如是

平字函弟
三卷經出

佛法豈非無果證 善根成熟在他生

智度論云若佛法得今世果何故諸佛弟子有無得者
答曰行者能如佛所說次第脩行無不得報如疾病人
隨良醫教將和治法病無不若若不隨佛教不次第行
破戒亂心故無所得非法不良也復次諸昧得道今世
雖不得涅槃後世得受福樂若速若遲當得涅槃終不

虛也 建字函第二卷經

法不受人忘記報 業消誦經頓明心

佛說處處經云朱利槃特孝道經二十四年得五言解
何以故宿見五百佛悉通衆典開藏經道不肯教人後
病二十四日臨死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
何況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無字函
第四卷○又阿含經云佛弟
子朱利槃特世尊使執掃箒汝誦此字是時槃特若
誦得掃便忘於箒若誦得箒復忘於掃誦經數日以此
掃箒復名除垢槃特作念何者是除何者是垢垢者灰
土瓦石也除者清淨也世尊以此教我我今思惟此義
我身亦有塵垢我自作喻縛結是垢智慧是除我今可

以智慧之簪掃此結縛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證阿羅漢斯字函第一卷

慙愧螺蚌尚知經 可憫最靈蹉過佛

真歇禪師跋金剛經驗云昔王待制船自漢江為風浪
擊作危急之甚遂將平日所誦金剛經投於水中而風
息浪靜後至鎮江見舟尾百步外似有一物出入無時
使漁者取之即無數螺蚌團成一球剖之外濕而內乾
視之乃柞所投金剛經毫髮無所損嘆曰且漢水會于
九江至南徐動數千里窮古逮今舟船往來不可數計
然未聞有持是經自彼而至此者螺蚌一見而不捨其
為名耶利耶財耶色耶將必求於脫輪回生死也嗚呼

萬物之中唯人最靈其有畢生不聞是經有聞而不見
見而不信信而不為名利財色蕩沒不能受持者尚螺蚌
之不如謂之最靈者孰與之哉 〇懈怠耕者經云有
一耕人見佛行過心中雖喜不去禮佛乃云田耕未竟
種又未下若要見佛須待開暇佛難值遇懈怠如此已
過六佛不得度者此即非今世也自釋迦至弥勒方見
幾多却
甚多却

〇當知經書即赦書〇可免鐵圍并鐵棒

佛日禪師普說云有任觀察傾心釋氏遍叅知識每嘆
曰余幸得為人其形躰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世
輕薄於人招此報應誓遇休日歸私家絕人事炷香禮

佛剎血寫華嚴經一部每一字禮三拜願來生識所生
父母忽一日有容相訪任出遲客怒曰人來相訪何懈
怠如此住笑曰在家中寫一卷赦書客訪其故乃露誠
出經示之曰此間老子面前吞鐵丸喫鐵棒底赦書客
聞其語扣頭回舍亦如任寫經

○迷誦千章何所益。洞明一句乃成功

出曜經

云雖誦千章不義何益寧解一句聞可得

道

第五卷。問曰作如是說有看經而不曉理者徒勞

何益答曰看經豈是無益第恐隨行數墨只貪遍數為

功不窮其義義既不窮安得成道問曰吾佛談玄說妙

豈根有利鈍終竟不能窮其義者又作麼生答曰義

其誠若至足可扶危蓋筭亦為入道之初如今

既不覺今曷強明但且隨分看去下箇最初種子乃為

後世苗裔次第結果成佛有分豈不見善財龍女古今

知識不出頭來一聞千悟蓋已致力於多生豈此一旦

頓能成辨爾

○寶閣無燈曷得知。佛法雖慧莫能了

華嚴經得云。譬如闇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

雖慧莫能了

○古者為法喪形軀。今人何幸現公按

宗鏡云仰思曠古求法之人釋迦文等投身大火翹足

深林折骨剝身剥皮刺血乃至常啼東請善財南求藥
王燒手普明刎頭皆是知恩報德之人為法亡軀之士
今勸後學生殷重心勿得自輕虛擲光景肆字函
又云圓宗罕遇若芥子投於針鋒正法難聞猶盲龜值
於木孔若非夙熏業種久積善根焉偶斯文親得傳受
所以古人重教輕財則輸金若市或亡身為法則立雪
幽庭且金是身外之浮財豈齊至教命是一期之業報
曷等真詮富字函
第六卷

○利之至險尚可求○道既在心何難得

又舉管子云利之所在雖在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
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

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宿夜不出
利在水也此乃世間勤苦求利之志耳如或堅求志道
曉夕忘疲不向外求虛襟澄慮密室靜坐端拱寧神利
在心也如利之所在求無不獲况道之在心信無不得
矣故知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染于
神熏于識所以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
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此乃成家立國尚輕珍重
言况宗鏡中言下契無生聞之成大道寧容輕慢乎上

○雖然流出大藏教○爭奈元無一字談

楞伽經云大慧白佛如世尊說我於某夜成最正覺乃
至某夜當入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說亦不

當說不說是佛說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語佛言大慧
依二密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自證法及本住法
云何自證法謂諸佛所證我亦同證不增不減證智所
行離言說相離分別相離名字相云何本住法謂法本
性如金在曠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
皆悉常住大慧譬如有人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舊
道即便隨入正息遊戲大慧於汝意云何彼作是道及
以城中種種物耶白言不也佛言大慧我及諸佛所證
真如常住法性亦復如是是故說言始從成佛乃至涅
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重說頌言 某夜成正覺某夜
般涅槃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自證本住法故作是

我乃諸如未無有少差別
唐梵品第五十四六十六則

南無 此云命信順故約法以南為高離中虛無
即明也表心達虛無之理即心即智明故出合論佛
此云論婆伽婆 亦名薄伽梵此云成就眾釋迦牟尼
此云能也牟尼此云寂靜之與此出階字音釋迦牟尼
黑即心本寂字音寂靜之與此出階字音釋迦牟尼
壽即真如性無盡故 善提薩埵 提薩埵秦言眾生以求善
已上二出富字函 善提薩埵 提薩埵秦言眾生以求善
垂此方好畧即 摩訶薩 摩訶薩此云大即大 須陀洹 須陀洹
名善薩形字函 摩訶薩 摩訶薩此云大即大 須陀洹 須陀洹
預聖之流更苦際 斯陀含 此云一來謂一往天上 阿
上人中得盡苦際 斯陀含 此云一來謂一往天上 阿
那含 此云不還只此 阿羅漢 此云四義一者殺賊二者遠
言殺賊惱賊遠離諸惡掛連 專亦云乾闥婆此 阿素
應供養更不受三界生也 徒連 專亦云乾闥婆此 阿素

卷九

四

洛亦云阿須倫揭路奈亦云迦樓羅

頭作馬頭亦人牟呼洛亦云摩睺羅伽

言是弁葛香草具五德此僧伽以和合故出要覽優婆

塞亦云近事波索迦此云近事男優婆夷亦云烏波斯迦

音補特伽羅往來生死趣謂數教摩納婆行翹字音

達絮佛此云微信義餘車已上二巨字音闡提此云无善

彌荼羅之執惡屠殺補羯娑賤糞棄死尸之刹利種

首陀羅種初時惣分四姓履字音

○經具因緣十二分○修證菩提多種門

修多羅亦云素担纒祇夜重領弊迦蘭那受此云伽陀此

素誦優陀那此無危陀那因緣阿波陀那譬喻伊帝

向多伽本此閣陀伽此毗佛略廣大乘阿浮陀達摩

摩訶衍此云乘也并字函檀波羅密多此有財有福三事

和合破障能捨是名檀也波羅密此云彼尸羅字戒亦

梨耶精進禪那靜慮般若此云慧已上陀羅尼門此云

門冬楞嚴此云健行三昧或云三摩提或云三摩

亂也持謂持謂功德也階字函奢摩他此云寂靜三摩

跋提在此毗婆舍那已上三種觀音三摩鉢提此云從

出圓瑜伽果皆與心相應謂一切乘境行阿蘭那行詳翔字

覺

音杜多此云修治謂修心那羅延此云堅固阿鞞跋致

地此云不退菩薩婆若一切智者反此云阿耨多羅三藐三音

提釋灰反藐正也三藐也等也善提竟也總言无上正等

故音音

○涅槃建塔附雜緣○地理時分諸數量

般涅槃此云般利涅槃那謂般利音也竟也涅出音

生音而不滅故茶毗亦云闍維此云設利羅利暑音

音宰堵波相上蘇反亦云聚支提此云可供養處亦云

一音也制多此云塔音僧伽藍此云衆音園精舍棲息心所

音字娑婆堪忍震旦國域以其支那或云真用此翻為思

作即今漢因陀羅三弃帝已上琰魔也謂苦樂並受草

學字捺洛迦捺洛此云迦也此云惡思人生彼故亦云此

薛荔此云餓鬼阿賴耶識孝字函意羅藍謂此云和合

血受胎七日亦文歌羅音薩迦耶見此云身見謂於五

亦名所故波羅夷罪重罪名矣吉羅等義並見本集持

戒懺悔人懺謂懺摩此云請忍謂請前布薩謂此云我對

也音錫磨事此云作法辦曼陀羅花此云雜音瞻音花此云

花優鉢羅花此云黃音拘物頭花此云地音喜音花已摩音寶

室合論若鉢和羅飯此云自音藥石古人以石為針今

也音吽合口鼻中出歌羅分此云析一毛為百分中之

音字呼栗多此云須更頃三十年洛義萬此云俱胝下珍

一見卷九 四十一

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又因外道問
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
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
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又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
尊便下座 又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
作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袖却搥手云
此珠何色王各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云汝何迷
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說青黃赤白吾將真珠云之
便惣不知時五天王言下悟道第一卷

正傳品第五十六 三則

○爰自西天四七祖。直至唐土二三師。
傳灯云初祖迦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万衆前因世尊
拈花獨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分付於汝汝可流布无令断絶仍授金縷僧伽梨衣入
雞足山俟當來佛慈氏下生傳付也 二祖阿難尊者
問迦葉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
云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 三祖商
那和修尊者得優波鞠多為給侍因問鞠多汝年幾耶
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
為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鞠多曰我
身十七非性十七也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化度甚衆

波旬恐怖將害正法尊者入定波旬密持纒絡繫之于
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尸化為花鬘輕言慰諭
吾有花鬘奉酬波旬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尸波旬歎
惡及已神力不能得脫升釋梵天求其解免彼各告言
十力弟子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梵王說偈若因地
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无此理波旬受教授禮尊者
哀露懺悔趨多令其歸三宝竟尸鬘頓脫禮謝而去尊
者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
肘充滿其中尊者入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 五祖提
多迦尊者因求出家趨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
我來出家非為身心趨多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

夫出家者先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
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体亦然 六祖彌遮迦尊者領
八千大仙為徒聞提多迦入國率眾迎奉謂提多迦曰
昔与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
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
累劫誠哉不虛彌遮迦乃捨邪歸正以嗣祖位 七祖
婆須密尊者常服淨衣執酒器行或吟或笑人謂之狂
遇彌遮迦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彌遮迦曰從此心
來欲往无處師曰識我手中物否彌遮迦曰此是觸器
而負淨者師曰還識我否彌遮迦曰我即不識識即非
我又問名氏師答名婆須密彌遮迦曰我師提多迦言

佛說阿難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名婆須密而於禪
祖當獲第七乃投出家度脫成道 八祖佛陀難提尊
者遇婆須密即前白言與師論義婆須密曰論即不義
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師知義勝求度為嗣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情愛
難捨故年已五十口未嘗言足未嘗履佛陀行化至家
見有光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棄
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父出致禮問何所須佛陀答言
我求侍者曰我子伏馱年已五十不言不行才見佛陀
遽禮說偈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
最道者佛陀答偈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

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便行七步父捨出家入道 十
祖寶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
從門而入既寤乃生後為佛陀執侍未嘗眠睡脇不至
席遂號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謁脇尊者問
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脇曰汝何處往師曰我心非
止脇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脇曰汝非諸佛師曰
諸佛亦非脇印可度之 十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
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曰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富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馬曰此
是鋸義富曰彼是木義富復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師

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富曰汝被我解馬乃豁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得法於馬鳴領徒入山逢一大
蟒盤繞師身與受三歸而去繼有一老問訊師問所止
答曰昔為比丘樂靜時有初學來請益煩於應答起
瞋恚想命終為蟒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
謝耳 十四祖龍樹尊者遇迦毗得法乃於座上現自
在身如滿月論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而說偈言身
現圓月相以著其佛體說法无其形用辨非声色以字
函第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因謁龍樹知是智人令
一卷 侍者以蒲鉢水置於座前提婆觀之乃以針投契於龍
樹即為法嗣 十六祖羅睺羅尊者曾蒙佛記第二

五百年為大教主遇於提婆蓋符風因得度之後因求
法嗣見僧伽難提入定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問曰汝身
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羅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
僧伽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莊嚴王之子生而能言常讚佛事厭於世樂七歲能偈
告其父母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肉母我今欲出家幸願
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在家出家號僧
伽難提次謁羅多入道。十八祖迦那舍多尊者因風
吹殿角鈴聲難提試問鈴鳴耶風鳴耶舍多答曰非風
非鈴我心鳴耳難提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難
提曰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十九祖鳩摩羅多尊

者因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曰吾
无者誰鳩摩聞語知是異人開門延接以續祖燈。二
十祖闍夜多尊者遇鳩摩入因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
室而嘗紫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父為旃
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扣合彼何幸而我何辜鳩摩
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
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縱經万劫亦不
磨滅時闍夜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
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養不養依心心本清淨
先生滅无造作无報應无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
此門可与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空為皆如夢幻闍

夜多夙慧頓發。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父名光蓋
母名嚴一尊者在母胎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
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曰礼法
身大士光蓋莫測其由問曰我是丈夫致礼不顧我妻
何德師却避之賢衆曰汝婦懷於聖子當為世燈吾故
避之非重女人也及盤頭出世智慧淵冲唯尚辯論為
衆之首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衆所歸闍夜
多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盤頭能修梵行可得仗道
乎衆曰我師精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与道遠矣
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
而譏我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礼仗亦

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
知是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盤頭乃師之。二
十二祖摩拏羅尊者曩授佛記第二五百年出家繼聖
後於那提國常自在王家託生果遇盤頭得度。二十
三祖鶴勒那尊者七歲遊行聚落觀民深祀乃入廟叱
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
廟額忽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出家成道。二十四祖
師子尊者見鶴勒那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
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
汝若无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死我所故勒
那預有識曰吾滅五十年後當有難起嬰在汝身至時

彌賓國王果滅佛法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
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
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揮刃斷
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七日而終。二十五
祖婆舍斯多尊者生時便拳左手終未能舒父領投於
師子尊者問其宿因尊者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
開手奉珠尊者曰吾曩為僧赴西海齋覲珠以付童子
婆舍今還吾珠理固然矣即求出家蒙受心印後隱南
天王問所傳何宗祖曰我從師子尊者而得王曰予聞
師子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
時密授信衣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

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悔致禮。二
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往東印度時外道梵志既知尊
者入境即鳩諸徒曰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
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直詣王所梵志怒之
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之頂尊者一指其山忽移彼
衆頭上梵志歸投尊者愍其愚再指之化山隨滅梵衆
咸趣真乘。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乃大勢至菩薩
之後身幼失父母遊行閭里丐求度日人問汝行何急
答曰汝行何慢或問何姓乃云与汝同姓莫知其故以
振字第二卷。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乃南天竺國香至王第
三子因般若多羅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問諸王

子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
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宝中尊固無踰也第三子菩提多
羅曰此是世宝未足為上於諸宝中法宝為上此是世
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
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
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宝若明
其宝宝不自宝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
智珠而辨世珠宝不自宝者要假智宝以明法宝然則
師有其道其宝即現衆生有道心宝亦然般若多羅歎
其辯慧復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
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

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
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
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般若多羅答曰待吾
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時有一師名佛大
勝分為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
五無德宗六寂靜宗徒眾甚盛磨乃嘆曰彼之一師已
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遍往
論議六眾咸歸由是聲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眾後
值異見王輕毀三宝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
王怒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
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

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
否答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躰亦難見王曰
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即說偈
曰在胎為身處在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
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覓王聞偈已心即
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問婆羅提曰仁者智辯當
師何人答曰即大王叔達磨是也遽詔磨至王聞規誡
涕泣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廖復詔叔磨為王懺悔厥
疾有問磨念震旦緣熟具舟凡三寒暑達于南海實梁
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聞武帝詔至金陵帝問曰

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
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荅曰淨智妙圓躡自
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
知機不契渡江寓于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神光
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尚喪命亡軀我
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
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師曰諸佛妙道曠劫精
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
真乘光即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曰此佛最初求道為

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易名慧可可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
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
我與汝安心竟自爾緇白信向迄九年已欲返天竺乃
命門人盍各言所得乎特道副對曰不執文字不離文
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揔持曰如慶喜見阿閼
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
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
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
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并授袈裟
以為法信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

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于
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至具奏帝令啓
壙只見空棺隻履存焉。二十九祖慧可大師因覽佛
書超然自得終日宴坐神人告曰特欲受果何滯此耶
翊日頭痛空中告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視其頂骨如
五峯秀出後造少室得法傳衣見達磨章。三十祖僧璨大師初
以白衣謁可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
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可曰我與汝懺
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已知和尚是僧未審何名佛法
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室亦然居士曰

今自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
法無二也可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室宜名僧璨。○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見璨問曰願和尚乞與解脫法門
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師言下大
悟。○三十二祖弘忍大師為童時信問子何姓答曰姓
即有不是常姓信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信曰汝無性
耶答曰性空故信器之以上振字函第二卷。○三十三祖慧能大
師仕宦之後家貧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
何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尼無尺藏讀涅槃
經乃為解說我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
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

字人皆異之謁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
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
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
告衆曰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
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衆皆誦念師聞此
湯謂同李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李背笑
夜深師密倩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無樹心
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見此偈乃潛召
師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
漸以為教明後以正法眼藏付于迦葉傳授二十八世

至達磨屆於此土迨及于吾今以法室及所傳衣用付
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人未知
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
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邁衆知其遂至大庾嶺道明先到
師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率之
如山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刹幡二僧
寸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
僧聞語竦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走因問心
要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元始

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
兒羊鹿等機上智不尔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
与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乱
居禪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内
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簡曰師說
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
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
自無生今亦无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
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躰湛然常寂妙用
恒沙簡言下悟礼謝還闕

旁出品第五十七二十四則

僧那 烏巢 向居士 牛頭 家山 錫林 天
嵩巖 先住 此秀 極權 家山 嵩巖 破
廣州道 永嘉 司空 翠峯 州通 州常
荷澤

○不惟直下祇單傳○爭奈旁入皆有分

僧那禪師見一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
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
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為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
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声
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隨有無處
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本掌有一
剎那頃斷續之相

向居士見二致書云影由形起響逐声來弄影勞形不

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菩提
提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
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
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
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聊申此意
伏望答之。○二祖答偈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
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无明智慧等
無異常知方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中詞措筆作
斷書觀身与佛不著別何須更覓彼无餘居士披捧遙
礼密承印記振字函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觀四傳通經史尋閱般若曉達

真空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從
師落髮隱牛頭山有百鳥喻花之異號曰懶融見人不
起亦不合掌四祖訪之端坐不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
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礼
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信
禪師否祖曰貧道是也因引祖至庵唯見虎狼之類祖
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少
遲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
有這箇在師未曉了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
同歸方寸河沙妙德摠在心源戒定慧門神通變化悉
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

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空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揔是佛之妙用快樂无憂故名為佛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寸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

牛頭山智巖禪師祖四少為郎將累戰有功棄官出家

隱舒州皖公山有同從軍者二人一日尋訪謂師曰郎將狂耶何為住此答曰我狂欲醒若狂正發夫嗜色淫声貪

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得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謂融發明大事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見四祖下牛有僧扣門師問什麼

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曰佛來為什麼不著師曰无汝止泊处

舒州天柱崇慧禪師見四祖下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

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排滯不是智勝佛是什麼曰為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

若會亦无佛道可成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見四祖下侍者會通忽一日辭去

師問何往對曰諸方奉佛法去師曰佛法吾此間亦有

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乃領悟

天台雲居智禪師見四祖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

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无有動搖不屬有无淨穢長

短取捨躰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

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无因何有見師曰

見无所見曰无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处亦无曰如

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无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云何

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

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处躰

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处否師

曰无处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无处不徧豈凡夫

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

繫此若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

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无即能所不

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

能了人乎

北宗神秀禪師見五祖以坐禪為務師嘆曰真吾師也

誓心苦節以求其道祖默識之師有偈云一切佛法自

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見五祖參問初无解悟及聞五祖密

付依法与盧行者率數十人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

盧即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乞開示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什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蒙指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即我師盧曰吾與汝同師黃梅也嵩嶽慧安國師觀五有坦然懷讓二人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

嵩嶽破竈墮和尚見五祖下嵩嶽有廟甚靈殿中唯安

一竈遠近祭祀師見以杖敲竈三下云出此竈只是泥

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

竈乃破墮須臾有一人青衣我冠設拜曰我本此竈神

又受業報蒙師說下法脫此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汝

是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拜而沒

嵩嶽元珪禪師見安國師一日有異人我冠而至從者極多

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被曰師寧識我耶

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

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

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

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
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
有廣大之智辨乎願受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
戒即歸戒也所以者何戒外无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
也我聞茫昧只求師戒師於是為受五戒也五戒之詳本經可見
益州保唐寺无住禪師見五祖下一日鷓鴣公相杜鴻
漸問師聞否曰聞鷓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鴉去无
声云何言聞師曰聞无有聞非開聞性本來不生何曾
有滅有声之時是声塵自生无声之時是声塵自滅而
此聞性不隨声生不隨声滅悟此聞性則免声塵之所
轉當知聞无生滅聞无去來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

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
无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无念无念
即无滅无念即无縛无念即解脫率要而言識心即離
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无上菩提
者无有是处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孝道人隨念流
浪盖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
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乱不取不捨不沉不浮无為无相
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躰畢竟不可得无可知竟觸目
皆如无非見性公礼而退以上振字函第四卷
匾檐山曉了禪師見立塔銘盛行于世云師得无念之
心了无相之相无相者森羅眩目无心者分別熾然絕

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
自得无无之无无於无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
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无之无涅槃非境嗚呼師
住世号曹谿明師寂滅号法舟傾師譚无說号寰宇盈
師示迷徒号了義乘扁擔山色垂兹色容谷猶留曉了
名忽雷
登撰

洪州法達禪師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後見祖向道汝
但執念謂為功課者何異犖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
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
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誦久不明已与義作離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

无俱不計長御白牛車而况經文明向汝道无二亦无
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
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无名應知有所珍財
尽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是名持
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无不念時也師
蒙啓發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
盲寧歇累生狂羊鹿牛狂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内
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名為念經僧也

寿州智通禪師觀六看楞伽經不會三身四智祖謂曰
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
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无智

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善提聽吾偈曰自性具
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
說諦信求无迷莫幸馳求者終日說善提師曰四智之
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譚
四智此名有智无身也即此有智還成无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无實性
若於轉处不留情繁興求处那伽定轉前五識為成所
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
智轉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性
也師礼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躰四智本心明身智融
无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首因師

曉終亡染汗名

信州智常禪師觀六問云蒙大通和尚示見性成佛之
義未决狐疑願垂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師奉大通問
曰汝見虚空否寸曰見彼曰汝見虚空有相貌否對曰
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虚空返觀自
性了无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
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竟躰圓明即名見性成佛
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孝人雖聞此說猶未决
了乞和尚誨示祖曰彼說猶存見知今汝未了吾今示
汝一偈不見一法存无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
守空知还似太虚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與錯認何曾

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師聞得已
豁然答偈无端起知解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
昔時迷自性竟源躰隨照枉迂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
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觀六問曰涅槃經云諸行无常是生滅
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且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
法身也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滅時四大分
散全是苦苦若法身寂滅即同木石誰當受樂如是則
一切法彼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
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和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見
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

云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什麼師有省乃物
折拄杖○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无人識得伊僧云
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云此箇門中始終
事如何師云汝道目前底事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不
會師云我此間无汝問底僧云和尚豈無接人處師云
待汝求接即接僧云便請接師云汝欠箇什麼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馬白居易問既曰禪師何以
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
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在處立名各雖
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
理无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問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

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
亦為病問無修無念何異凡夫取師曰凡夫無明二乘
執着離此二病是曰其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
近執着忘即落無明此心要尔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祖見馬崔相公入寺見烏雀於佛頭

上放糞乃問師曰烏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公云為
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伊為什麼不向鷄子頭上放

又問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議曰既云見
性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祖見馬刺史李渤問曰教中道須

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使

君曉萬卷書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

卷書向何處着李絕首而已李又問大藏教明得箇什

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這箇指

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塗中受用

不識即世語流布以上七卷

汾州無業禪師祖見馬狀貌瓌偉祖曰巍巍佛堂其中無

佛師禮問曰即心是佛實未明了祖曰只未了底心即

是更無別物又問如何是祖師家傳心印祖曰大德正
關在且去別時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云是
什麼師便領悟禮謝云某甲講得諸部經論將謂元人
能過若不遇師虛度一生尔。凡孝人問多答莫妄想

洪州西山亮座主觀馬祖乃問曰座主大講得經論是
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
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声云心既講不得
虛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使出祖召
云座主亮回首祖云是什麼亮豁然大悟告聽衆某甲
所講經論為無人及今被馬師一問平生工夫水釋
忻州打地和尚祖見馬九季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
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但張其口
洪州水老和尚祖見馬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云禮拜
着師才禮拜祖便與一踏師大悟起來抚掌呵呵大笑
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

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撥是假名一
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
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无師曰佛之与道因心而立
推窮立心心亦是无心既是无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
幻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
无修无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
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煎浮漚但看弄傀儡線
斷一時休。又法空禪師問曰佛之与道俱是假名十
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
錯會紹慧道本无修大德彊修道本无作大德彊作道
本无事彊生多事道本无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真道

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
偈曰道躰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
道弃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
○又安禪師問曰道既假名佛亦妄立十二分教亦是
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師曰為有妄故將真對
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總假名
二事對治都无實躰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
是妄妄亦同真真妄无殊復是何物師曰苦言何物何
物亦妄經云无相似无比况言語道断如鳥飛空安公
慙伏師又偈曰推真真无相窮妄无形返觀推窮心
如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達性禪師

問曰禪師至妙至微真妄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多
非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
善心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
盡心既无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
緣本无有實師又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
意是外緣於心实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
三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无心始悔從前答○又有
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
人夢時從何而來寤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无既
寤不可言有雖有有无來往无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
其夢師又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竟万事休

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
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无別路

婺州玄策禪師祖見六有智隍禪師曾謁五祖庵居二十

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此作麼隍

曰入定師曰入定有心耶无心耶若有有心者一切蠢動

之類皆應得定若无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

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无

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无語

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

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歸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

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禪性无住離住禪寂禪性无生

生禪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隍聞此語未息疑信

遂造曹溪請法而祖意欲師冥符隍始開悟

西京光宅寺惠忠國師祖見六肅宗待以師礼有西天大

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勅今与師試驗師問曰汝

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

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州看競渡師再問汝

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

天津橋上看弄獅獅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問

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僧問仰山

第三度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長耳三藏

自受用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後入

道前二度還見麼玄云前兩度若見後未為什麼不見

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三藏第三度不見

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而
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為什麼不見沙云只為大近 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
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
吾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辜負
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曰作麼生商量玄
又徵問僧什麼是侍者會如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
玄不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 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 肅宗問如何是無諍三昧
師曰檀越踏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
作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
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它还眨目
視陛下否。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齋義師
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齋作麼无對又問如何
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
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師化緣將畢乃辭代宗宗曰師
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
就師請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
者應真却知此事後詔真入內幸問前語真良久曰聖
上會麼曰不會真迷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
一目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識真後住耽源
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觀六祖上堂告衆吾有一物無頭
無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
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喚
作本源佛性

分派品第五十八 一百四十八則

六祖法嗣唯南嶽清原二人兒孫綿遠。南嶽接馬祖直下分臨濟為仰二枝為仰至五代先傳。清原接石頭直下分曹洞雲門法眼三派法眼至五代流入高麗也。

○南嶽一枝臨濟茂。○清原兩派洞雲長。

南嶽派讓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祖六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乃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又僧問如鏡鑄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像成後為什麼不鑿照師曰雖不鑿照

照他一點不得以十根字

南嶽第一世馬祖

江西馬祖道一大師見高僧問為甚說即心即佛師云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師匡徒曰讓師遣一僧去俟陞堂時乃小問作麼生看他道甚言句僧如所教回曰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益醋讓然之振字承

南嶽第二世大梅南泉 大珠 百丈

東寺 歸宗 無業 龐居士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見馬祖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師言下契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祖令一僧去問和尚

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即心是

佛僧云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

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去任他非佛非心

我祇即佛即心僧回舉似祖祖曰梅子熟也○龐居士

問師久響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向甚處下口

士云百雜碎師云還我核子來振字函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見馬祖示衆云馬祖說即心即佛王

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

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問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

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遂問師適來論上座

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師擬遊在其夜土

地先報在預備師到問在王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

主云土地夜來報知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顯

見有僧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什麼被鬼神顯見師云

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云是賞飯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見馬祖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

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驚曰何得落空師曰

經論是紙墨文字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无非是空座

主執滯教躡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

况文字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又有二

藏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
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
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迴六識為
六神通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天然外道也三藏曰
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
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
即是師曰若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
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
作不變解三藏曰南宗實不可測○又源律師問和尚
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
困來即眠曰一切人摠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因

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
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振字函 大卷○又志座
主問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
若師曰法身无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
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
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
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
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
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
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又
問何故不許誦經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

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謂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
離文字別有意耶師曰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
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浮言悟理者超文字世

函第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馬大衆雲集次祖纔陞座師乃

捲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座。師再參祖見師來取禪

床角頭拂子豎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桂拂子於舊

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遂取拂

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桂拂舊處祖便喝師直得

三日耳聾。師侍祖行忽見一羣野鴨飛過祖問是誰

麼師云野鴨子祖云其處去也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

祖師負痛叫阿爺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師

因有省。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忽一日既

散老人不退而白云某甲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

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

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

還落因果也无師云不昧因果老人言下省悟作禮云

某甲已脫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例師次領衆云送

亡僧衆皆罔測直詣後巖以杖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

葬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

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蘗

遂近前與師一掌師笑云將為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鬚

函第
六卷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見馬因於市肆見一客人買猪肉

語屠家曰精底割一片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

箇是不精底師言下有省。又見人擗喪哥郎振鈴云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

衰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

杭州蓋官齊安禪師見馬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者

云破也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

解出恐頭不全婺州五洩靈默禪師見馬到石頭問曰一言相契即住

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云聞契師回首

便識得和源去

襄州居士龐蘊字道玄見馬世儒為業少悟塵勞家珍

數萬沉棄洞庭有女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

朝夕謁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

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曾

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

一日因丹霞相訪見女靈照問曰居士在否靈照放下

籃子歛手而立霞又云居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

士將入滅令靈照出視日午不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

居士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

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

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枕公膝而化
以上振字
圖第八卷

南嶽第三世

占瀉山

黃蘗

石霜

大安

其貴

秘魔

趙州

長沙

子湖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規侍次文云汝撥爐中有火不
師撥云無丈自深撥忽得少火奉以示云此不是火師
忽省悟丈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特節既至方省
已物不從他得。師睡起與仰山說我適來得一夢
試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
師云我適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嚴乃點一
枕茶來師云二了見解過公稿子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見百問曰甚處來曰大雄山下

勢師即打丈一擲文吟吟大笑便上堂謂眾曰大雄山

下有一大虫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裴相以所解一篇示師師反置於坐更不披閱良久

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心麼會得猶較些子若形

於紙墨何有吾宗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見百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苦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即答汝西

來意仰山後問就源如何出得井中人就源曰疑漢誰

在井中仰山再問瀉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瀉山乃呼慧

在井中仰山再問瀉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瀉山乃呼慧

在井中仰山再問瀉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瀉山乃呼慧

寂寂應諾瀉山曰出也仰山口我在斆源處得名瀉山
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文見百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丈曰
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
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
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瀉山三
十來年喫瀉山飯倚瀉山柴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水
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
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霞過
迥地趕亦不去也。又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踈山聞
途徑往彼請問值師泥壁次便問有句无句如藤倚樹

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踈云忍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
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踈隨後云某甲四千里賣
却布單特為此因緣來和尚何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
還伊去喞云後有獨眼龍爲汝點破在踈後到明招舉
前話招云大瀉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踈却問
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瀉山笑轉新踈忍有首刀
云瀉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遙禮悔過緣要五卷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文見百師本州大中受業行脚事畢
却回省觀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去得何事業曰並無事
業一日因浴命師去垢師乃拈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
聖其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

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不出師觀之曰世界如許
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得其師置經問曰汝行
脚遇何人每每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文拍个歇處
其師致齋請師說法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躰露真
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其師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以上振字
兩卷九卷
趙州從諗禪師親南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
云可趣向否云趣向即乖師云不擬又爭知是道泉云
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
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豈可強是非耶師頓悟玄旨
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

或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
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柏樹子○僧問萬
法歸一一歸何如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
七斤○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未
云喫粥了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契悟○師因侍者報大
王來也師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師云又道來也與龍
頭頭漏泄罕遇仙姑侍者解報客不知身
在帝鄉趨周入草來人不覺淨身泥水○又云如珠
在掌胡來胡現緩來漢現若僧把一枝草為文六金身
用把文六金身為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有僧
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

一
卷

六

免得師云用免作麼。有婆令人送錢物至請轉藏經
師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婆轉藏經竟
回舉似婆婆云請轉全藏如何抵為轉半藏或出大論語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親南上堂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
法堂草深一丈事不獲已所以向諸人道盡十方世界
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
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光未發時尚
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師遣一僧問
同參會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未見南泉前作麼
生會云不可更別有僧回舉似師示一渴百尺竿頭不
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

全身僧問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
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師召尚書書應諾
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
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書曰恁麼物不祇對
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无始
劫來是个生死根本有偈曰孝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
前認識神无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澧州子湖岩利蹤禪師見南上堂云子湖有一隻狗二
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新到參
方揭簾師曰看狗僧纔回碩師歸方丈師中夜於僧堂
前叫賊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僧堂內出被師把住云

捉得捉得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即是即是不肯承當

池州甘贊行者見南因化主至問是甚處主云藥山

師云還將得藥來麼主云未審有什麼病者取銀百兩

施之復云山中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

何回太速主叙前話藥山云遭賊了也急送還他主及

送還若云山中有人更添百兩施之內北統要

五臺山秘魔岩和尚見未泰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

即又却頰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

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鮮有對者法眼

乞命法眼代云但引頰示之玄湖南祇林和尚見未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

劍自謂降魔才有僧叅便云魔來以劍亂揮濺入方丈

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什麼降魔

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什麼不降魔師曰

賊不打貧兒

鎮州普化和尚見盤佯狂無度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鐺

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

明不露時如何答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九見人無高

下皆振鐺一嗟時号普化和尚或將鐺就人耳邊振之

或拊其背有四頤者即展手云乞我一錢臨濟與河陽

木塔長老同坐因說普化風顛知他是九是聖偶師到

來濟便問汝是九是聖師云汝且道我是九是聖濟便

喝師拍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
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云賊之便出去 師將示滅謂人
曰乞箇直裰或与被襖或与布裘皆不受時臨濟令人
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告衆曰明日
去東門迂化郡人皆送厲嗟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第二
日南門迂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西門方吉人出漸稀
第四日自擊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人揭視之不
見唯聞鐸嗚漸遠盤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邀得吾真
否或將頂相呈似皆不契師曰某甲邀得山云何不呈
似老僧師打勛斗而出山云這漢向後如風狂佞人去
在函以上振字第十卷

五臺山智通禪師

見婦宗

忽一夜叫云我大悟也明日歸

宗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說

似看師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宗異之

振字函第十卷

南嶽第四世

仰山俱胝

香巖道吾

靈雲

王常侍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見馮

問曰汝是有主沙弥無主沙

弥師曰有主馮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馮異之

一日馮問甚處去來師曰田中來馮曰田中多少人師

插鋤而立馮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率鋤而去

玄沙云我若見即蹋到馮子僧問鏡清玄沙

躡鐵其意如何清云勿奈船何打破岸斗

僧從空而至師問近離甚處曰早離西天師曰何大遲

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妙用不無闍梨佛法須還老

僧曰特來禮文殊却遇小釋迦北山統要五卷

鄧州香岩智閑禪師見為為問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

進數語為皆不許師請為說為曰吾說是吾之見解於

汝何益師徧檢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對乃自嘆曰益餅

不可充饑於是尽焚之泣辭為去抵南陽忠國師遺跡

止焉一日除草因以瓦礫擊竹作声廓然省悟焚香遙

禮為山云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乃述偈云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处处無蹤跡色色外威儀諸

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為見向仰山道香嚴擊竹會处

有投機頌仰云恐宿構來待某甲問過見嚴便云師兄

頌未更道師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

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仰云如來禪還師兄會祖師

禪未夢在師又呈一頌吾有一機瞬目示伊若也不會

別喚沙弥仰云且喜師兄會得祖師禪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見為因桃花悟道有偈三十年來

尋劔客幾逢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

更不疑為印可從緣悟達求無退失玄沙云諦當其諦當敢保老兄猶未

微我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挂深即走殺天下人

襄州王敬初常侍見為視事次米和尚至王乃奉筆米

曰還判得虚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出米致疑明日憑

鼓山主往探其意米隨潛聽主乃問昨日米和尚有甚

言句不得相見王曰師子咬人韓獪逐塊米聞乃省遷

出笑曰我會也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龍見天有尼到庵稍晚師乃留宿尼

曰道得即宿師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丈夫而无丈

夫之氣擬往諸方叅尋去其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

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

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示師乃大悟九叅孝到師唯

宰一指別无提唱臨終曰吾得一指禪平生用不及

襄州閩南道吾和尚覩禪因聞巫者樂神云識神也无

師忽省悟九二堂披緋執簡作舞云打動閩南鼓唱起

德山歌僧問如何是和家風師下禪床作女人拜云

謝子遠來无可祇待

筠州末山尼了然愚大因灌溪閑和尚到山問如何是

末山師云不露頂又問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

閑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神不是鬼變个什麼上

第一卷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親黃在藥會中第一座勉令問話

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藥遂与二十棒地是

三問三回遭打乃告辭第一座云累蒙和尚賜棒所恨

愚魯且行脚去第一座遂白藥云玄上座雖是後生却

甚竒特辭和尚時願垂提誨師明日乃辭藥指往大愚

愚問什麼處來云黃蘗來藥有何言句師宰前話三問

三回遭打不知過在甚處愚云黃蘗恁麼老婆為汝得

徹困猶覓過在師言下悟乃云元來黃蘗佛法无多子
愚搗住云尿牀鬼子適來又道不會而今却道佛法无
多子你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乃於愚肋下連築三
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返黃蘗遂率此話
藥云這大愚漢待見痛与一頓師云說甚待見即分便
打藥遭一掌藥云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藥
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上堂云汝等諸人赤肉
團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向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
僧問如何是无位真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
師托開云无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南嶽第五世 靈壽娘具化

鎮州宝壽沼和尚臨問胡釘鉸云汝還釘得虚空否
胡云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胡云莫錯打某甲師曰向
後有多口阿師与汝點破在胡後到趙州率前話問不
知某甲過在甚处州云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
省 纓 字 函 卷 二
魏府具化存獎禪師臨因同光帝云朕收中原得一
顆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展幙頭
脚示之師曰君王之宝誰敢酬價帝大悅纓 字 函 卷 二
鄭十三娘峴 馮 十二歲時隨師姑到馮山才禮拜起馮
問這師姑什麼处住姑云南臺馮便喝出又問背後老
婆甚处住三娘近前义手立馮再問三娘云早个呈似

了也瀉云去下到法堂姑云三娘道我會禪口如劍利
今日被問揔无一語三娘云苦哉作這個眼目也道我
行脚三娘後又幸似羅山云祇如三娘見瀉山恁麼祇
對平穩也无羅云也不得无過云過在甚處羅叱之三
娘云錦上更添花統要第六卷

南嶽第七世

南岳湧泉陽淨

南塔光湧禪師峴仰問我何似一頭驢師曰見和尚
佛亦不似仰曰若不似佛似个什麼師曰若有所似与
驢何別仰甚肯之傳上

郢州與陽婦淨禪師院見西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
打師良久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言下悟統要第六卷

南嶽第十二世 黃龍南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見慈問開上座人人盡有生緣上
座生緣在什麼處開云早晨喫白粥而今肚又飢師云
我手何似佛手開云月下弄琵琶師云我脚何似驢脚
開云鷺鷥立雪非同色時謂之黃龍三關統要第六卷

南嶽第十三世 黃龍心

黃龍祖心禪師觀贛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如何
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
四莖曲言下頓悟後問南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
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
无心处自見自肯即埋沒汝也師時時往決雲門語句

南曰知是般事便休用許多工夫作麼心曰但纖疑在
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回地轉南肯之傳下

清原派 思禪師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
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
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師問石頭什
麼處來曰曹谿來師拈拂子云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
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不到西天不曰若到即有
也師云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希遷
師云不辭向汝道恐以後無人承當師令石頭馳書與
南嶽回曰有箇錫斧與子住山去頭到便問不慕諸聖

帶者真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正非偏此位最妙又曰君
是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
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又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謂機不
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皆見外偏枯三語

滲漏謂躰妙失宗機昧終始僧上

湖南龍牙山居海禪師見洞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

微曰与我過禪板來師過禪板微接便打師曰打即任
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与我過
蒲團來師過蒲團濟接便打師曰打即任打且無祖師
意師後問洞山如何是祖師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
汝道師頓明旨 示衆云祖教佛教以生寃家始有學

分若透祖佛不得即彼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師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然祖佛雖无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若透得祖師過始是躰得祖佛意方与向上古人同如來透得但學佛學祖則方劫无有得期无非須是自悟去也

京兆蜆子和尚峴洞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採蝦蜆以充口腹夜卧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師試勘真假先窺紙錢之間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神前酒臺盤靜

假禹湯堯舜也

師擬酬之青以拂子搯其口曰汝

意來早有二十棒楷悟玄旨再拜即去青呼且來師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師以手掩耳僧室傳中

散聖品第五十九六則

維摩拾得 市袋 寒山

○散聖慈悲來世上○語言流落滿人間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談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无言无說文殊乃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言善哉真入不二法門出疏要一卷

明州布袋和尚常在通衢而立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麼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遂於懷中取一插子度与僧擬接師縮手云汝不是這個人○又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放布袋义手而立僧云只此別更有在師拈布袋上有而去

寒山子因衆僧多加次山將炙餅向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加非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山向傍僧云你道這僧費却多少塩醬

拾得掃地次寺主問汝因豐干拾得汝婦名為拾得汝畢竟姓名什麼拾得放下掃帚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起掃帚掃地而去

无著和尚往臺山文殊迎問大德何方而來云南方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云多少衆云或三百或五百无著却問和尚此間如何住持云凡

聖同吾龍蛇混雜

少衆文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着辞退均提童子送出着云適來和尚道前三三後三

三子召云大德着回首子云是多少洞山云欲觀其父先觀其子

婺州傳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繞陸座以尺拊按一

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會麼云不會公曰大

士講經竟以上出統要第二卷

流通品第六十三則

○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宗鏡卒頌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為牀座徧三千若不

傳法度衆生決定无能報恩者富字三第

又卒成實論云佛說内外中間之言遂即入定時有五

並非我意又白佛言既不當佛意將得无罪佛言雖非我意各順正理堪為聖教

祿字



士難聖意

才對不坐帝對然若公大明對不會

幾兩對大士因察在帝請難聖士

三千各云大對善回首千云具

善始知對對童子出善云

聖同善對故對對

